

国家宝藏

盗墓◎鉴宝◎反盗墓◎探险◎古生物◎历史悬案

g u o j i a b a o z a n g
南海鬼谷

沈阳唐伯虎◎著

神秘莫测的南中国海，无人荒岛上潜伏着惊悚入骨的变异物种。

两路人马在此狭路相逢，是联手御敌，还是各自为阵？
在这些疯狂物种的围攻下，他们是否可以逃出生天……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国家宝藏

盗墓◎鉴宝◎反盗墓◎探险◎古生物◎历史悬案



沈阳唐伯虎◎著

神秘莫测的南中国海，无人荒岛上潜伏着惊悚入骨的变异物种。

两路人马在此狭路相逢，是联手御敌，还是各自为阵？

在这些疯狂物种的围攻下，他们是否可以逃出生天……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海鬼谷/沈阳唐伯虎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11
(国家宝藏;2)
ISBN 978-7-80680-644-9

I.南… II.沈…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67994号

国家宝藏

作 者 沈阳唐伯虎
责任编辑 王大伟 李 凡
封面设计 邓 丹
版式设计 夏成云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建科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1000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644-9
定 价 1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43

目录



- 第一章 亡者的短信……001
- 第二章 赝品……008
- 第三章 出局……015
- 第四章 巧遇……022
- 第五章 美女记者……029
- 第六章 歹徒……036
- 第七章 情窦初开……043
- 第八章 意外火灾……050
- 第九章 打劫……057
- 第十章 密谋……064
- 第十一章 惹祸上身……071
- 第十二章 小试身手……077
- 第十三章 狭路相逢……086
- 第十四章 逃脱……093
- 第十五章 码头夜探……100
- 第十六章 运尸船……107
- 第十七章 幽灵海域……114
- 第十八章 南海巨怪……121
- 第十九章 无名岛……128
- 第二十章 禁止入内……135
- 第二十一章 冤家路窄……142
- 第二十二章 吃人的灯笼……149

第二十三章	戴金冠的猴子	157
第二十四章	万蛇窟	164
第二十五章	巨蟒	171
第二十六章	鬼谷	178
第二十七章	九死一生	185
第二十八章	巨型蜘蛛	192
第二十九章	鬼岛余生	199
第三十章	海妖的歌声	205
第三十一章	蓝眼睛鱼	212
第三十二章	幻觉	219
第三十三章	渔霸	226
第三十四章	搏命	233
第三十五章	古堡别墅	240
第三十六章	劫后重聚	247
第三十七章	推断	254
第三十八章	俏女佣的诱惑	261
第三十九章	催眠	268
第四十章	藏宝图	275
第四十一章	摸底	282
第四十二章	密室	288
第四十三章	劫持	295
第四十四章	心理战术	302
第四十五章	诱敌	309
第四十六章	玄妙的机关	317

第一章

亡者的短信

沈阳市和平区金辉大厦是一座有 20 年历史的办公楼，与沈阳其他现代化的写字楼相比，无论是外观和内部设施都有很大的差距，楼里既没有电子摄像，也没有中央空调，租用这座大厦办公的单位大多是一些小型公司或者非盈利机构，换句话说，财大气粗的公司是不屑在这种旧式办公楼里办公的。

此时正是五月末，虽然地处北方，但白天的气温也已经达到了 30℃。下午四点半，大厦十三楼靠左最里面的一间办公室里几个人正在聊天。一个戴着眼镜的女孩说：“我们四月份这期杂志居然发行了 20 万本，创了咱社的纪录了！”

另一个年轻小伙也说：“可不是吗？上个月还是 15 万呢！你们说说，这杂志怎么这么火了？我记得往年，每期的销量也就是两三万册。”

旁边有个四十出头的中年女士说：“依我看，可能是小田在杂志上连载的那篇考古小说拉动了销量。”

那小伙说：“嗯，我同意魏姐的说法！你还别说，田寻那篇《天国宝藏》写得还真不赖，情节神出鬼没，又合情合理，跟真有那回事儿似的！自从开始连载到现在快半年了，杂志销量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

这时，外面走进一个漂亮时髦的女孩，这女孩身材高挑，穿一件超短百褶裙，充分显露出白嫩的美腿，只是这裙子有些过于短了，走路时后面裙摆微扬，很容易走光。只见她手里夹着一摞文件，说：“你们聊啥呢？”

那小伙说：“当然是聊这个月杂志的销量了！20 万册啊，哎，小雯，你说

跟田寻在杂志上登的那篇连载有没有关系？”

那叫小雯的女孩把嘴一撇，说：“我看没什么关系！那种什么寻宝啊、探险啊的小说我可没兴趣，我就关心这个月的奖金是不是还能再加点。”

小伙说：“我看有门！咱们上个月不是也加了奖金吗？这个月我可够辛苦的，应该给我多加点。”

小雯说：“凭什么光给你严小波多加奖金？我们几个不是人啊？”

那戴眼镜的女孩笑着说：“对了，我说小雯，像你这样性格的女孩在《古国志》杂志社里做文秘，那可真是选错职业了，你瞧你不喜欢历史、探险，却喜欢言情和时装，我看咱们向主编提议，把你调到《时尚街》杂志社去算了！”

小雯边涂唇彩边说：“哎呀刘静，那我可谢谢你了！可惜咱们主编没这个意思啊，我跟他提过好几次了，你们猜他怎么说？他说，他说还是习惯让我做他的秘书，顺手。”大家都笑了。

这时，推门走进一个年轻人，大伙一看他进来，都围过来说：“田寻，咱们正在说这期杂志的销量呢！看来都是沾了你的光啊！”

田寻笑着说：“说什么沾光不沾光的。”

严小波说：“老田，这个月你如果能领到比上月还多的奖金，可得请客啊！”

大伙哄然附和，田寻坐在电脑前，边操作鼠标边微笑着答应，脸上却有一丝勉强的神色。

刘静说：“怎么回事，田寻？一提要请我们吃饭就不情愿啊？太不够意思了。”

田寻忙说：“没有没有，请客是肯定的，我哪敢有不情愿啊。”

严小波说：“不过我听外联部那边说，头几天好像有湖州市旅游局的人打电话来过，说《天国宝藏》小说对湖州毗山慈云寺有不合适的描写，对慈云寺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还说要告咱们杂志社呢！”

刘静说：“真的假的？有这么严重吗？后来呢？”

严小波说：“后来据说陕西省文物局的人插了一手，出面调停，这事也就过去了。”

魏姐奇怪地说：“又关陕西省文物局什么事？我真是越听越不明白了。”

小雯边化妆边说：“你们看，闹出事来了吧？我就说过在杂志上连载那小

说不太合适。”

魏姐说：“小雯，这你就不对了，这大半年来杂志销量上升，每月多发的奖金你也没少拿吧？怎么能说风凉话呢？”小雯撇了撇嘴，不再说话。

正说着，墙上的闹钟响了，小雯马上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说：“下班喽！逛街去！”说完挎上皮包，翩翩蝴蝶似的飘出了门。

魏姐临走时拍拍田寻肩膀：“小田，继续努力啊，全靠你了！”

田寻笑着点了点头。

严小波对他说：“老田，下班了去打台球？今天刚好我女朋友也有空，她还想让你教教她白球的走位呢，怎么样？”

田寻关了电脑，说：“不去了！我今天有点头疼，想回家早点睡觉，改天吧？”

严小波泄气地说：“那就改天吧，我先走了。”临出门时，还回头说：“老田，那小说你可得快点出稿啊，这个月的奖金全靠你了，我可答应我女朋友下星期给她买白金手链了！”

田寻说：“你可真行，指望从我身上出菜呢！”严小波笑着走了。田寻开始收拾桌子，桌上的手机响了，拿起手机一看是条信息。再一看发信息的手机号码，神色顿时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

他下意识地左右看看，屋里并没有人，按开信息，只见屏幕上写着几行字：“下期杂志必须停止《天国宝藏》连载，否则后果自负！——洪秀全”

田寻仔细地看了三遍这短短几行字，深深叹了口气。这个化名为“洪秀全”的神秘人物已经是第三次发手机短信，平均半个月一个，当然，这不可能是洪秀全的幽灵发过来的，田寻不信鬼神，但看起来也绝不像是恶作剧，倒像是对他发出的某种警告。他曾经回复短信但对方并不答话，试着打电话过去，话筒里居然回答：“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真是邪门，他心里明白：能干这事的不是林教授就是王全喜。那林教授家资巨富，想必不会去找人干那盗墓的勾当，多半是王全喜私下动心，想借林教授委托之名捞点文物，这家伙怕我的小说太引人注目，会有人找我麻烦，到时候我会把他供出去，这个王老狐狸。

正想着，桌上的办公电话响了，铃声把田寻吓了一跳，他拿起听筒，却是主编让他去办公室一趟。来到主编办公室，只见主编那肥胖的身躯陷在宽大的沙发椅中，正在悠闲地边喝茶、边看文件。田寻在椅子上坐下，说：“主编，

你找我？”

主编放下手中的文件，脸上带着那种特有的、领导专用式的微笑说：“小田啊，我们这期的杂志销量又创历史新高，刚才我接到了省古籍出版总社打来的表扬电话。身为领导，这段时间我付出了不少心血，为了把杂志办得更好，我是经常夜不能寐，全靠安眠药片顶着，这头发也是一把一把地掉啊！当然，你们这些员工也有一些成绩，但我希望你们能够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尤其是你，你的那篇《天国宝藏》连载半年多了，近期有不少读者写信过来，对你还是比较欣赏的，希望你能保持连载，有问题吗？”

田寻早就对主编那种纯官腔式的谈话麻木了，他支吾着说：“哦……没，没什么问题。”

主编说：“上个月你提出想停止连载，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我想上个月的奖金应该能让你改变点主意。所以，最好不要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田寻欲言又止，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主编面沉似水地说：“好了，没什么事了，你也下班吧，准备好下期要刊登的文章内容，明天按时上交工作报告。”

田寻退出办公室，回到自己的编辑办公室，收拾好东西下了楼。

在楼下车库里打开电动自行车，骑上车回家。金辉大厦地处和平区，田寻的家在大东区北顺城路附近，途中经过太清宫和怀远门两个沈阳著名的古迹建筑。来到怀远门附近，他看到一些工人正在修缮城楼，这怀远门是满清在沈阳留下的一处古城门，当年后金首领努尔哈赤攻占了沈阳城，便在沈阳建都，要是从飞机上俯瞰，整个沈阳就是一个巨大的正方形城，里面的街道呈井字形布局，外城墙每边各有两座城门，分别是东面的抚近门、内治门，南面的德胜门、天佑门，西面的怀远门、外攘门和北面的福盛门、地载门。

到现在这八大城门的原迹早已毁掉，如今的怀远门和抚近门，也是近几年政府拨款重修的。这怀远门城门楼高几十米，雄伟威严，与抚近门东西远远相对，隔城相望，如今的老沈阳人每当在怀远门前经过时，看着这高大的城门，似乎还可以从中看到当年的沈阳作为后金首都的雄姿。

进入城门，里面左首边有个三层的仿古式小楼，临街的一面挂着牌匾，上写“盛京古玩市场”六个大字，这是沈阳市最大的古玩交易市场，每到周末还有古玩交易大会，很是热闹。同时这里也是田寻最经常去的几个地方之一，

一般情况下，他都喜欢没事先去市场里转上一圈再回家，可今天心情不太好，于是直接驱车回家。

回到家后，先洗了个澡，吃过晚饭后，他侧躺在床上手挂腮帮子，开始思索发短信的人会是谁。一阵阵微风吹过，身上略有些凉意。

田寻想到的头号嫌疑人就是王全喜，他暗想：这姓王的老狐狸不知道为哪个东家做事，拉了一批人去湖州搞什么考察，结果那批家伙见财起意，非但没弄到半件宝物，反而丢了四条人命，还搭了几十万块钱，那东家赔了夫人又折兵，肯定是相当郁闷。我是唯一活下来的人，先不管那东家是假考察还是真盗墓，反正那趟行动是彻头彻尾的盗墓之行，那东家是背后资助者，多少难逃干系。我在杂志上连载《天国宝藏》，虽然没指名道姓，但小说里的情节几乎是这趟湖州毗山之行的真实写照，也难怪王全喜会有这么大反应。

田寻有些后悔写那篇《天国宝藏》，因为这小说，半年多得了几万块钱奖金，可如果要惹恼了王全喜，说不定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可如果跟主编提出停止连载《天国宝藏》，主编肯定会大发雷霆，还以为自己是为了加薪而故意刁难。

心里正在矛盾时，田寻的妈妈步履蹒跚地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盘切好的西瓜放在桌上。她看着躺在床上的田寻说：“怎么，工作累了吧？吃几块西瓜，我看你最近脸色不太好，晚上早点睡觉吧，别熬那么晚了。”

田寻坐起来说：“妈，我身体没啥事，就是工作上有点事不太顺心，过些天就好了。”

妈妈说：“你们的杂志不是销得挺好的吗？”

田寻说：“就是销得太好了，所以才有点麻烦。”

妈妈不解地问：“销得好还有什么麻烦？这孩子的话我真是听不懂。”

田寻拿起一块西瓜说：“说了你也不懂。对了妈，吃我给你买的药吃了吗？效果怎么样？”

妈妈揉着肿胀得有些变了形的右膝盖，说：“管用，感觉好多了，不过那药也太贵了，还是别吃了。”

田寻说：“没事妈，只要有效就行，再贵咱也买。”

妈妈笑了，说：“你也不小了，还没有个对象，自己多攒点钱吧。爸妈没能耐身体还有病，不能给你多留点钱，只能靠你自己了。”

田寻说：“妈，我自己的事不着急，我心里有数。”这时，田寻的手机又响了。接完电话，田寻三口两口把剩下的半块西瓜吃完，一抹嘴起身就要出门。

妈妈问：“又要出去呀？”

田寻边穿鞋边说：“老威他们又收了个新玩意儿，让我过去看看。”

妈妈说：“你现在真成了半个古董迷了，比找女朋友还上心，看以后哪个女孩愿意嫁给你！”

田寻推开门说：“那就找个学考古的女孩，还志同道合呢。”说完下楼走了。

田寻骑上电动自行车，直奔怀远门里的那个“盛京古玩市场”，进到市场里上了二楼，他轻车熟路地左拐右拐，来到一家古玩店铺。店铺里烟雾缭绕围着不少人，一见田寻进来，都七嘴八舌地说：“田寻来了，田寻来了，快来瞅瞅这玩意儿！”

田寻以为这屋里失火了，他用力扇着面前的烟气，说：“你们想集体得肺癌是怎的？抽这么多烟！快把窗户都打开。”

一个人对田寻说：“田大编辑、田大才子，今天哥们收了样好东西，这东西应该跟你沾亲带故，你帮着给瞅瞅啊？”

田寻说：“你是喝多了说胡话吧？‘东西’怎么能和我有亲戚关系，我又不是‘东西’。”

众人哈哈大笑，都起哄道：“你咋能说自己不是东西呢，太客气了吧？”

田寻知道口误了，气得要死。

先前那人说：“别闹了，老田，你过来看。”说完将手里的一个铜香炉递给田寻。田寻接过香炉之后仔细的左看右看，只见这香炉的直径约和大碗口差不多，铜面呈深红色，左右有一对云形耳，脚下三足，足底磨得锃亮。香炉由炉身和上盖两部分组成，上盖外沿有一圈类似西洋皇冠图案的装饰浮雕，中间是佛手型镂空，香座的外沿也有一圈花纹，足底印有阳文正方形底款，上写“康熙御制”四个行楷字，其中“制”字为简体而不是“製”。另外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为“大清内务府造办处”。

田寻边看香炉边说：“老威，这香炉你是怎么收的？”

老威说：“就在一个点儿之前，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卖我的。”

田寻问：“是吗？七十多的老头怎么会来卖古董？”

老威说：“开始我也纳闷呢？那老头手里拎个鼓鼓囊囊的皮包，在行里来

来回回地这通溜达呀！他脸色不太好，就像有啥闹心事儿似的。我估计可能是想来卖啥东西，又怕不懂行卖赔了，那咱可得主动点了！我把老头拽到店里仔细盘问，这老头就说，他家里条件不咋地，儿子和媳妇双双下岗，他自个还没有退休金，全靠在社区领低保过日子，现在他小孙子想上重点中学急用钱，就想忍痛把家里祖传了三代的古董香炉拿来卖，说得老可怜了。”

旁边的人都问：“老田，这东西怎么样？你倒是说说呀！”

田寻说：“你说这东西和我有亲戚，就是指这内务府造办处的小字吧？”

老威笑着说：“对呀！你曾太爷爷当年不就在内务府当差吗？要不我收了这玩意儿之后咋头一个就找你呢？”

田寻说：“可惜我曾太爷爷去世得早，要是他老人家现在还活着，我肯定让他帮你掌掌眼，准错不了。”

老威说：“你就别逗我了。你曾太爷爷现在要是活着，怎么也得有一百五十岁了吧？那他不成老妖精了！”大伙都笑了起来。

田寻也笑着说：“你得了东西就让我来帮你看，好像我是什么大鉴赏家似的，也太高抬在下了吧？这市场里搞几十年古玩的老行家遍地都是，非得找我干啥？”

老威说：“田大编辑，有道是有志不在年高哇！你大小也是个历史杂志的编辑，在我们哥几个的心目中那地位还是相当的高，基本上跟古巴人眼里的卡斯特罗差不多，你就别搁那谦虚了，整几句吧？”

田寻说：“别给我戴高帽子了。不过说实话，这东西我也看不好，还是别说了。”

第二章



贗品

老威不干了：“你咋地啊？还想两毛钱韭菜——拿一把咋地？别跟我磨叽了，快说吧！”

田寻说：“别的不敢说，这内务府造办处的东西我还是见过一些的，从来就没见过内务府造办处把自己的大号印在东西的底款上，凭这点来说，这东西也不可能是内务府出来的。”

老威笑着说：“要不咋说你是内务府差人的后代呢？那真叫个一针见血，在这点上咱俩的观点还是一致地。”

田寻见老威居然知假买假，感到很意外，说：“你既然知道东西是仿的为什么还买？那个老头儿不明摆着是个‘冒儿爷’吗？”

老威嘿嘿笑了：“我花的也是假的价钱呐！这东西虽然不是清中期的，但大小也算是个清末的仿品，那老头想把我当‘二杆子’蒙，我咋能上这个当呢？哈哈！”

田寻一听，也笑了：“行啊老威，这么说再狡猾的狐狸也敌不过好猎手不是？”大伙哈哈大笑，老威也很是得意。

田寻说：“你花了多少钱收这个东西？”

老威伸出三根手指。

田寻说：“三百？那不多。”

老威脸上变色：“三百？你当是废铜啊？三千！”

田寻听罢，仔细看看手里的香炉内壁，又看了看老威的脸，咽了口唾沫，

慢慢把香炉放下，脸色十分凝重。众人一看不对劲，都不说话了。

老威心里一咯噔，说：“哥们，你是不是想说啥？”

田寻看着老威的脸，说：“那我可就直说了。”

老威有种不妙的预感，说：“你……你说呀！”

田寻说：“三千块钱收个清末的香炉，说真的，的确不贵。”老威长出一口气，照着田寻前胸就是一拳：“你逗我是不？那你把脸拉这么长干啥？吓我一跳呀你！”

周围众人也都笑了。田寻却慢悠悠地说：“可三千块要是收个解放后的仿品，那就赔了。”

屋里一阵尴尬地沉默。

老威觉得嗓子眼有点发干：“你是说，这香炉……是解放后的假货？”

田寻又仔细看了一下香炉的内沿，说：“这香炉仿的是清中期的样式，说实话仿得不错。首先从底下这‘康熙年制’双行四字行楷款来看，一般多见于官窑，但就是在官窑也很少见，官窑大多是‘大清康熙年制’双行或三行楷书款，可是少见并不等于没有，但它下面的‘大清内务府造办处’八个字就有点画蛇添足了，只有光绪时期之后朝廷动荡，才有一些仿品敢这么整，要是在清中期是没人敢的。”

老威说：“是啊，所以我才觉着这玩意儿应该是清后期的仿品。”

田寻说：“这东西仿的很有意思，它为了让人认为是清末的仿品，所以加上了‘大清内务府造办处’几个字，在民国之后很少有人愿意加这句话，要仿就仿清中期的东西，因为那时候的东西比较值钱，一加上这几句，就变成了清末仿清中了，价值打折了很多，但造假之人抓住了买主一个心理。”

旁边的人都问：“啥心理？”

田寻说：“年头越古的东西越值钱那是不假，但同时大家鉴赏时投入的注意力也就越高，生怕一个走眼吃了大亏。而近代的东西既不是太值钱，也不是太没价值，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反而放松了警惕，都以为谁造假不挑值钱的造？这段时期的古董就成了大伙鉴赏的薄弱地带。再有就是这个‘康熙年制’双行四字行楷款，这个款倒是做得很像，是真正康熙年的官款。”

老威说：“老田，这就是你露怯了。你没觉着这底款有猫腻呀？”

田寻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康熙年制’的制字应该是繁体的上制

下衣，对吗？”

大家也都附和着说：“对啊对啊！”

田寻说：“这个简体的‘制’字在康熙字典里就有，并不是说中国的简体字都是解放后才出来的，很多字在清朝时甚至更早就开始用了，因为那时的人已经觉得有些汉字太复杂，于是就偶尔用些简化的。比如明朝时期的刻印本《水浒传》里，赤发鬼刘唐的‘刘’字就已经用上了文刀刘而不是卯金刀刘，这就是早期的简化字。这么写款的东西虽然不多，但并不代表没有。”

老威有些不服气，他说：“我说哥们，你光凭一张大嘴推理，就说它是解放后的仿品，也有点太武断了吧？得拿出点真凭实据来呀！”旁边人也都七嘴八舌地说。

田寻微微一笑，端起香炉，把炉口对着老威的脸说：“你仔细看看炉口里面最靠边的位置，有细细的一圈打磨痕迹，是因为它的胎做得太粗糙，如果不打磨的话，用手往里一摸就能摸出毛刺来，所以得打磨光滑一点。可这圈痕迹上面的拉丝条纹十分精细，光用手工很难磨得这么细，更何况是在香炉口里面最靠外沿的地方，普通工具根本就伸不到这个位置，所以说只有一种工具才能做到，你猜是什么？”

老威接过香炉，对着光用放大镜仔细地看了又看，脸色由青转白，从白又到黑，没想到这么隐蔽的地方居然都被田寻发现了，看了看后，老威吞吞吐吐地说：“那……那肯定是微型电动砂轮机了。”

田寻哈哈大笑：“对啊！电动砂轮的轮片平行固定在手柄上，转圈是探出来的，只有它才能接触到瓶式容器的内胆外侧，说真的，如果不是这一点，我也吃不准这东西的准确年代。”

众人接过香炉，挨个传看了一圈，边看边议论纷纷。老威沮丧地说：“这么说，我到底还是让那个冒儿爷给唬了呗？”

田寻说：“现在的冒儿爷真是越来越下工夫了，他们用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方法，先让你一眼就能看出他手里的东西是假的，而这件仿品却也有些价值，但实际上它却是件不太值钱的现代仿品。”

旁边一人取笑道：“老威，这个月你连收了三件枪货，要是用足球术语来讲，你这也算是‘帽子戏法’了，哈哈！”

大家哄堂大笑，老威气得把香炉盖扔向那人，说：“你他妈的少说风凉话，

快给我滚犊子！”

那人笑着接住香炉盖放在香炉上，拍拍老威肩膀说：“得了，你也别太放在心上，这东西一般人还真瞧不出来，说不定哪天还能当清末的仿品卖出去呢！”

老威听了这话，脸色稍微有些回复，他一撇嘴说：“就是，说不定明天我就四千卖了呢！”

田寻说：“可不是吗？说不定卖了一圈，最后还能卖到那冒儿爷手里。”

大家又笑了。田寻站起来说：“没别的事了吧？那我可回家了。”

老威说：“别呀，走，咱哥俩整点酒去！”

田寻说：“不了，我这几天工作太累，还是早点回家睡觉吧，下回吧。”众人一看酒局没戏，也都纷纷散了。

老威见四下无人，关上店门悄悄对田寻说：“老田，上回我跟你说的这件事，咋样了？有谱没呀？”

田寻看了看他，说：“不太好办。那文章我交给主编，人家一看名字：‘沈阳盛京古玩市场资深古玩家访谈’，马上就看出来是给你老威做广告呢，当时就被主编给毙了。我看你死了这条心，想做广告还是老老实实地在晚报上登吧。”

老威不以为然地说：“一个破古籍杂志社还装啥呀？我又不是不给广告费，咋那么抠门呢？”

田寻笑着走出店铺，对他说：“有机会你还是到西安的古玩市场看看吧，那里好东西比沈阳多，保你不虚一行。”

老威送他出来说：“行，下次你再出差去西安别忘了叫我陪你一起去呀。”田寻辞别老威回了家。

晚上躺在床上，田寻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还在核计那神秘短信的事。白天主编的警告还在耳边回响。正想着，手机发出了振动的声音，连忙拿起来一看，又是一条短信：

“为了坚定你停止连载的决心，我决定助你一臂之力。——洪秀全”

田寻心里纳闷：这又是什么意思？助我一臂之力？正摸不着头脑时，忽然窗户上“喀喇”一声巨响，紧接着又是“咣当”一声玻璃碎裂的声音，在寂静的屋子里显得十分突兀，把田寻吓得从床上一骨碌坐起来，借着蒙蒙月光，可

以清楚地看见双层玻璃窗已经被砸通了一个大洞，屋里的地板上有块比拳头还大一圈的石头。田寻住在三楼，他迅速来到窗旁向外看去，此时已近午夜，外面楼群的小路旁亮着昏暗的路灯，别说人影，连只野猫都没有。

这时田寻的爸妈闻声过来，看见屋里的情景，田寻的父亲连忙问：“这是怎么回事？”

田寻心里清楚，肯定和发短信的人有关，但他不能明说，只好掩饰道：“不知道，可能是谁恶作剧吧？要不就是有人寻仇吧？”

妈妈不解地问：“咱们家谁也不惹，怎么会跟人结仇呢？”

父亲说：“会不会是砸错了人家？”

田寻说：“对对，肯定是找错人了！我们家老实巴交的，肯定不会跟人结仇，一定是别人砸错了。”

父亲也说：“对门那家前两个月才搬来，听说他搞建材生意的，总欠人钱不还，说不定就是他们在生意场上得罪了谁，结果错砸了咱们家的玻璃，真是倒霉！”

田寻取来扫帚收拾地上的碎玻璃，妈妈说：“小心点别扎了脚！可把我给吓死了，还以为地震了呢！”

父亲边帮着收拾，边说：“你回屋睡觉吧，明天我去厂里弄两块玻璃换上就是了，一会儿我找块塑料布先粘上，对付过今晚再说。”

收拾完玻璃，用胶带把塑料布粘在破洞上后，父亲也去睡了。田寻重新躺在床上，心里七上八下，难以平静下来。他想：这人也太不讲究了，怎么能这么干？让我家人也跟着担惊受怕，真不是东西！他气得回拨电话，仍旧没有人接听，却又收到一条短信：

“这下有决心了吧？下期杂志停止连载小说，你的生活就会恢复平静，否则，被砸坏的就不是玻璃了。——洪秀全。”

看完这条短信，田寻真是哭笑不得，他连忙回复短信：“王全喜，我一定会停止连载，请你不要再骚扰我的家人。”

对方却并不回答。田寻决定明天再不能连载小说了，可找个什么借口呢？忽然他心里一动，暗说有了，就这么办。

次日早上，快八点钟了田寻仍在蒙头大睡。父亲吃完早饭准备去上班，无意中经过田寻的房间门口，一看他还在睡觉，看了看墙上的日历，心想今天